

花季雨季

# 点点滴滴的爱

范俊强

三姨仍不忘给我把饭留好,放在锅里。几乎每天都是如此。若不是一次偶然的打球经历,三姨的关爱会一直被淹没于琐碎的日子里,让我几近麻木、不得体味。

那是一个久违的周末,我下班一到家就脱下牛仔褲,换上运动裝,和几个同事到公司对面的学校打篮球了。天快黑了,我才带着一身臭汗,恋恋不舍地离开。

回到三姨家,我才发现不对劲:三姨把我的裤子洗了,晾在阳台上,还滴着水珠。“姨,我的裤子不太脏啊,再说牛仔褲就是脏点也没事儿,看不出出来,不用洗的!”三姨不以为然,笑了笑,说:“我看看脏脚被踩得有点脏了,还粘了泥,就洗了洗。你不用担心,不耽误你后天上班穿!”我的脸有点红,表情很不自然地朝三姨笑了笑:“辛苦了,姨!”“呵,你换一下衣服,我马上就做

好饭!”我感觉三姨就像母亲,她们的心离子女很近很近。姨父外出打工后,三姨里里外外一肩挑,大小事就像日报上长长短短的新闻,每天都有,可她无怨无悔,乐此不疲地忙着。

当我再穿上那条牛仔褲时,发现褲脚上那些破开的线头都被缝好了,细细的针脚紧密地织在一起。我有些小习惯,就跟三姨说:“姨,这缝也不妨碍穿,缝着也太费事!”三姨不以为然:“线头都开了那么多,一缝一缝的,不好看。这缝了之后,再穿就利索了!你也都上班两三个月了,不能再像在学校时那样了,要给单位的领导和同事留个好印象。”我点点头,退回屋里,想想自己玩世不恭的态度,又想想三姨的良苦用心,心中不禁衍生出阵阵愧疚——在针起针落的过程中,三姨就把点点滴滴的关爱和亲情缝了进去,一次又一次。

南方点头,却又摇头:你明白可又不能真正地理解我,我刚认识你那会儿,我觉得你真好啊,我最羡慕的就是你跟你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相依为命的感觉。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人要独立要自强不靠天不靠地不靠任何人,因为谁在最关键的时候都可能靠不住。我们有家庭之爱也有兄弟姐妹之爱,可是从来没有觉得谁离了谁就不能活。我们彼此如同四肢,如果断裂,自然是要痛彻心扉的,可是,还是活得下去,还会慢慢适应。可是,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们,看上去却并不是深情款款,然而分离时便如同从彼此的身上把彼此剥离。你们是精神上的连体儿。当时我想,这真不容易,这有多好啊!

一成握住南方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只是这种幸福怕是我再拥有不了多久,南方,我托一个事儿……

南方站起来,打断他的话:先不要说这个。我不相信就到了绝望的时候。人总有这么一天,南方。我一辈子,很走了。

以后的日子会有更多的运气,相信我。运气,幸福,好日子,就在你前方,可是你得走过去,它不会来找你。你得走过去。

这一天晚上,南方留下来陪夜。半夜的时候,一成睡不踏实,听得一旁床上的声音,黑夜里游丝一样。

一成试探着叫:南方?那边便安静了下来。一成又叫:南方,南方。

听得窸窣之声,是南方。一成往一边让了让,空了半张床出来,南方坐上来,靠着一成。

一成说,现在才明白,我过去错得有多厉害。南方似乎笑了笑,鼻间一点暖意,低声说:都有错。我错在不够坚定,你错在不够相信。

一成捏紧了南方的手,在心里说:谢谢你南方,谢谢你。谢谢你爱我,虽然过去我真的从来不敢相信。

原来灵魂一直这样不由自主地卑微着。尾声 乔一成五月初的时候又入院了。专家又一定会会诊。

以病者的年纪,换肾是最佳治疗方案。兄弟几个听了说,好在我们姊妹多,也都算得上年轻,都健康,跟医生提出尽早安排检查,看哪个入换肾给大哥最合适。连着一丁、智勇都过来要求接受检查。

兄弟几个检查结果出来了。竟无一成型成功。除了七七。七七完全同意捐肾,可是乔一成坚决地拒绝。

乔七七于乔一成拒绝手术的第二天来到一成的病床前,站在那里淡淡地说:你不要再为我的肾是不是?你不要就算了,我给别人,给别人,得了钱存起来,以后送我女儿出国念书去。七七突然笑起来,笑得挺皮的:去美利坚合众国!说完微斜了眼看着乔一成。

一成恍然间好像看到,那个坐在太阳窝里,吃着廉价糖果的小东西,哗地一下就没了。

乔一成的手术进行了整整八个小时。乔家一大家子在门外足足等了八个小时。他们坐在椅子上,四美的女儿也被从学校里接了回来,小姑娘低低地唱着一首歌,走廊里回响着小姑娘细微单薄的声音。

手术很顺利。之后是漫长而艰难的恢复期。乔一成每一次朦朦胧胧醒来,便看见弟弟或妹妹坐在床边,再一睁开眼,却又换了一个人。

他听得他们低低的话说的声音。通过了没有?医生问,通气之后可以进一点流食。

要不要做好送来?不用,都是医院配好的,弄点好汤来吧。要天天漱口,轻轻地帮他翻身。

一成想,七七怎么样?声音低得如蚊子。三姨把耳朵凑到他脸上,轻轻温柔地问:大哥你说什么?

七七在你楼下的一间病房里,也已经醒了。四美在那边,表哥表嫂也在。

一成想:所谓亲兄弟热姊妹嘛,就是说,生命中有些痛苦,他们相互给予,却又相互治愈。

七七到底年轻,恢复得比一成快些。他的一个肾如今在乔一成的身体里。

一成听得七七的情况,说,我想看看他去。二强说,你现在最好不要乱动,医生讲,一个星期之后再下床吧。噢,二强又说,要跟医生说话,把你俩手腕腕放在同一个病房里,问了还可以做个伴,谁也不要挂谁。

南方听了说这可真是一个好主意,医生来查房也方便啊,我们来护理也方便。

当天下午,乔七七便被转到了乔一成的病房里。七七临手术前特地剪了头发,短得贴着头皮,更显得岁数小,一成之前并不晓得,所以歪头盯着他看了半天,忽地撞上七七的目光,七七咧开嘴笑。

兄弟两个在一间病房里,果然热闹了起来。一周过后,一个中午,一成跟七七都没有睡中觉。睡得太多,虽然身体还是有点无力,可精神上有一种温热的兴奋。

一成叫:七七。七七叫:大哥。一成终于叫:七七,多谢你。七七说:你是我亲大哥嘛。

疑惑,那人又道:“子美莫非忘记我来了?昔日集贤院中,你我共处一室,今日乾坤倒置,你我共处一室,莫非天意如此?”杜甫眯眼细视此人,竟是九品著作郎苏端。心中一阵暖流涌过,竟敢起身,却无力起身。苏端见状,已是蹙过人群,来到杜甫面前,拱手苦笑:“此处马厩一羁押我等朝廷小官,子美先保性命要紧……”苏端言未毕而泪已落。

杜甫亦不惊慌,漠然道:“杜甫,字子美,乃杜陵野老。正欲前往同谷投奔避难。”

听闻杜甫之言,胡兵存疑,夺过杜甫包裹,从中发现朝廷任命其右率府功曹参军的文书,予子来将。那将收回枪刃,翻看文书,不由大笑道:“此小吏囊中空空,穷困如斯,却得此一纸空文视若至宝,其心亦诚,实乃少见。”复持杜甫任文书细看,又道:“我乃大燕皇帝陛下大将季庭伟,亦曾闻汝诗名。昔于长安,作你三大礼赋,名动京师,何以只得小小功曹之职?”

杜甫闻季庭伟之名,忽然想起昔日于兖州之时,故友张旌曾言:其有背师天罪弟,远投安禄山帐下,为非作歹。莫非就是眼前之人?只好鄙夷道:“将军可是金刀侠客张旌之弟?”

张旌闻杜甫之言,虽面带愧色,却抑昔日于兖州之时,故友张旌曾言:其有背师天罪弟,远投安禄山帐下,为非作歹。莫非就是眼前之人?只好鄙夷道:“将军可是金刀侠客张旌之弟?”



学生时代,我喜欢穿牛仔褲,时尚又耐脏;上班后,热情不减,有的褲脚有时会被鞋跟踩在脚下,露出条白棉线,但心里不在乎脚被踩边、开线这些小问题会带来什么不便。直到三姨点拨后,我才认识到自己的肤浅。

## 同学会

晴小晴

昨天午休,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小学同学月底要聚一聚,让我务必参加。

正当我挂掉电话,热烈的憧憬着同学们将要亲热相会的场景时,对面正绣十字绣的郑姐扭头给我泼了一桶冷水:“同学会,推销会的代名词罢了,你想去吗?”我当然想去,许多同学多年不见了,去看看同桌的她披了谁的嫁衣,那个豁牙小帅哥“有没有长成发面饼,挺有意思的嘛。”

郑姐说:“你听完我的聚会经历要还想去,我就服你了。”原来,郑大姐去年盛装出席了一次高中同学会。聚会上,大家喊着彼此的代号,你一句我胖了,他一句都老了聊得挺开心,后来有个上学时没怎么说过话的同学热情的拉她到旁边单独聊了起来,这位同学还从随身的大包里拿出好几种化妆品的小样和说明书给郑姐展示,原来她是某化妆品的直销员,让郑姐要买化妆品就找她。

聚会后,那位同学经常约郑姐出去逛街、吃饭,甚至上门拜访。郑大姐招架不住就买了她一套化妆品,哪知没祛成皱,脸上倒起了许多小红痘。

旁边正翻纸牌的魏大姐接过话茬儿:“喂,我有次同学会,发起人就是一个刚到保险公司上班的男同学。好家伙的,整餐饭全成了他的推销推介酒会,其间,有个在某生活用品直销公司上班的女同学几次想插话推销自己的产品来着,可惜没逮到机会。聚会后,隔三五,不是这位男同学来个电话,就是那个女同学上门聊天,每次几句话就扯到他们的产品上去了。这不,我现在看见他俩就想躲,估计那两位在心里也早骂了我多少遍滥情寡义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参加聚会,多少还能留下点同学情分。我的感觉是‘回忆昔日情分,还需今日兄弟姐妹多帮衬。’哈哈!”

刚毕业没两年的小陈在旁边一直听着,这会儿说:“你们那都什么同学情分啊,我的同学们就都不会这么对待彼此。”魏大姐说:“你那是毕业时间短,还残留着同学感情,多年不见面后再试试。”

房间角落里坐着剩男小程,他平日话就少,今天也是直沉默着。冷不丁,他开腔说:“你们那都不算什么。我那赋闲在家的老爸才叫把同学会的推销功力发挥到极致。”原来程爸前一段极力想组织一次大学毕业四十五年的同学会,一是为了看看老哥们老姐们还硬朗否,二是为了推出儿子小程,既叙了同窗情义,又能顺便看看哪个老同学家里有待嫁的姑娘,好给小程拉根红线,那真是一举多得呢。只可惜,他的同学大都失去联络太多,最终仅联系上数位。自然儿子也没推成。

最后,我们一致调侃,不能因为噙着一次就成了饭,为了同窗数载的缘分和情意参加的聚会还是要参加的,高挂上“推销勿近”的牌子就是。

## 谁聪明

王加月

下班回家,我顺便给儿子买了箱牛奶,并告诉他牛奶很贵,要省着点喝,更不能随便浪费,儿子反问我:“既然牛奶很贵,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喝呢?”

我笑了笑说:“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高啊,人喝了牛奶会变得非常健壮、非常聪明。”儿子又问我牛奶是从哪里来的。于是,我给儿子好好上了一课:“牛奶是从奶牛身体里挤出来的,奶牛很伟大,它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宝贵的牛奶,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

听完之后,儿子同样感慨万千:“奶牛真够伟大的,草能变成牛奶,草也很伟大,我得向它们学习才是。”我点点头,孺子可教也。儿子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突然问我:“妈妈您说,人和奶牛哪个聪明呢?”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那还用问,当然是人聪明了。”儿子满脸狐疑地望着我:“我看不是,人为什么不直接吃草呢?真笨!”

## 让我照顾你

崔立

说的是我的一个病友。一年多前,我染了个小病。看了一年的中医专家门诊,久不见效。专家说,算了。你就开刀吧。开刀可以一了百了。

开刀前几日,我住了院。老头和我聊,78岁了,并不显老。看上去心态很好,极乐观,脸上总是荡漾着笑。在病房里或是在走廊里,老头走来走去。问他什么,总是微笑着拿眼看你,很认真地给你回答。

总是在晚饭吃过后,就看到一个老太太,推开病房门进来,颤巍巍地走向老头。看到我们看她,会微微一笑,算是打招呼。老头问她,你怎么来了?老太太说,来看看你,今天好点了吗?其实,看老太太的神色,似乎还不如老头呢。老太太说,没事,没事,不是让你别来的嘛。接下来,老太太还要帮老头

来收拾床铺。老头不让,说,这些不用你弄,你坐会儿吧,我自己能弄。老太太不让,还是坚持着要弄。老头一脸无奈状,只好任她去了。

大白天的,有时老头会接到几个电话,电话里,老头总是反复在说,你别忘了,我很好,知道了吗?你好好照顾自己就行了。听老头的口气,我猜,一定是在和老太太说。那一天,是老头做肠镜的日子,老太太一大早就来了,同来的还有他们的几个儿子。老头怪小儿子,不是让你别带你妈来吗?小儿子苦笑,刚想解释什么,老太太抢着说,你别怪他,是我自己要来的。老头瞪了小儿子一眼,就没再说话。

做完肠镜回来,老太太已经不在,小儿子还在。小儿子帮老头拉开被子,老头就上了床。躺了一会,老头感觉有点疼,说,怎么会疼

世相百态

## 花儿的喜好

崇新会

越悲惨!”有人说女人是花,不好养。我爱养花,深知花儿的喜好,几乎所有鲜花都喜欢疏松、肥沃的腐殖土。腐殖土的制作方法如下:在缸底铺一层黄土,上面放一些树叶、瓜果皮等,浇入一些人粪尿、洗鱼洗蟹水,以及鱼肠、鸡鸭粪便等。一层土,一层肥,多层堆积捣实,经过发酵腐熟之后,便是很好的腐殖培养土。这种培养土肥效高且持久,各类花草都喜欢。女人如花,花如女人,花的心藏在蕊中从不要轻易让人懂,那么女人的心呢?

单位来了一位女大学生,亭亭玉立、气质高雅,令未婚男垂涎欲滴。就在他们还在虎视眈眈之时,一位非常不起眼的男孩开始对女孩展开了爱情攻势。男孩黑胖,大伙讥笑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却不以为然,使尽浑身之能终于让女孩顺顺地投进他的怀抱。他的成功让所有人傻眼,都说:“又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女孩却说:“他长相不好,可他浑身散发着

十足的男子汉气,我很欣赏。”朋友说当年她老公追她时,虽然她各方面能力都不错,但致命的缺点就是家里穷个子低学历低。他若若离地对她好,却只字不提婚姻大事,她只好旁敲侧击让他死心,她说:“高个子好。”他说:“街上的那个傻大个个长得高,可是不长脑!”她说:“我比你高。”他说:“不是我静止等着等你来,你能高过我吗?”她说:“你穷!”他说:“穷变富,是本事。”最后她说:“看来我只有嫁给你最合适了!”他不屑一顾地说:“除了我急着要你外,别人谁想要你呀!况且有我在,别人就是想要他们也不敢。”就这样,在他的软硬兼施下她这朵花毅然决然地插在了牛粪上,经过寒冬酷暑,现在花开茁壮。

魅力男人是人性、人格、人生、思想、才气、胸怀、气质等多种原料混合在一起发酵而成的腐殖质土壤,和鲜花一样,单一贵土花不爱,鲜花最爱牛粪土;寡味男人女不爱,美女偏爱爱熟男。

忽闻一声胡笳远而,数百胡兵,正手摇旌旗与刀割,呐喊而来。未待杜甫起身,数个胡兵大笑趁势拥上,将杜甫牢牢捆绑。杜甫已报必死之心,反觉天地静寂,大块无言,遂闭目不语。

少顷,听一阵马蹄声,一员将官于马上以血腥、冰凉的枪刃抵向杜甫咽喉,并顺势将杜甫面部抬起。杜甫微睁双目,就见那员将官:虎背熊腰,赤须横扎,满面横肉,双目喷火。引人之处:其高大战争的项下,竟悬着邀赏之物——数颗血淋淋的人头!见杜甫抬眼,那将官一声顿喝:

“尔乃何人?可是官军探子?”声若惊雷。

杜甫亦不惊慌,漠然道:“杜甫,字子美,乃杜陵野老。正欲前往同谷投奔避难。”

听闻杜甫之言,胡兵存疑,夺过杜甫包裹,从中发现朝廷任命其右率府功曹参军的文书,予子来将。那将收回枪刃,翻看文书,不由大笑道:“此小吏囊中空空,穷困如斯,却得此一纸空文视若至宝,其心亦诚,实乃少见。”复持杜甫任文书细看,又道:“我乃大燕皇帝陛下大将季庭伟,亦曾闻汝诗名。昔于长安,作你三大礼赋,名动京师,何以只得小小功曹之职?”

杜甫闻季庭伟之名,忽然想起昔日于兖州之时,故友张旌曾言:其有背师天罪弟,远投安禄山帐下,为非作歹。莫非就是眼前之人?只好鄙夷道:“将军可是金刀侠客张旌之弟?”

张旌闻杜甫之言,虽面带愧色,却抑昔日于兖州之时,故友张旌曾言:其有背师天罪弟,远投安禄山帐下,为非作歹。莫非就是眼前之人?只好鄙夷道:“将军可是金刀侠客张旌之弟?”

张旌闻杜甫之言,虽面带愧色,却抑昔日于兖州之时,故友张旌曾言:其有背师天罪弟,远投安禄山帐下,为非作歹。莫非就是眼前之人?只好鄙夷道:“将军可是金刀侠客张旌之弟?”

张旌闻杜甫之言,虽面带愧色,却抑昔日于兖州之时,故友张旌曾言:其有背师天罪弟,远投安禄山帐下,为非作歹。莫非就是眼前之人?只好鄙夷道:“将军可是金刀侠客张旌之弟?”

张旌闻杜甫之言,虽面带愧色,却抑昔日于兖州之时,故友张旌曾言:其有背师天罪弟,远投安禄山帐下,为非作歹。莫非就是眼前之人?只好鄙夷道:“将军可是金刀侠客张旌之弟?”



一位剩男朋友,被大家公认为是学霸五年,才高八斗,出口成章、闭目成诗的才子,这位智商很高的男人,却频频遭遇情商的低谷,凡是和他交往的女生,随着对他了解的深入,都不约而同地觉得,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他心中只认诗、茶和书,就是不识女人心,朋友们急得再三告诫他,“书中没有颜如玉,你作诗的水平越高,你情感的命运

## 换种方式更美丽

卜桂平

前几天,我出去办事路过学校门口。看到孩子们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高兴地从学校出来,使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上学的情景……

正当我沉浸在这种快乐的回忆之时,我听到旁边一位孩子的妈妈不满的斥责声。转眼望去,只见她眼睛盯着自己的孩子,脸上布满了不耐烦,“这次考试就考了60分!”“不能多考点吗?你看人家宋佳这次表现多好考考了100分。”再看那个遭训斥的孩子,脸上委屈的神情越来越浓,眼里渐渐有了泪水,孩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不想跟妈妈回家了。

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是学习上的尖子生,每次考试、考试成绩都能达100分,但有谁能保证孩子在考试时,因为某种原因不能适应试题,或粗心大意看错题目,或计算失误,或速度慢,或身体不佳……总之,一定要找出孩子考不好的原因,然后针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心理疏导,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孩子成绩考得不好。

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杰米·威斯特小时候对新鲜的事物通常表现出敏感和好奇,尤其是外界那些缤纷的色彩,更是对他有着神奇的吸引力。有一天,他的妹妹正在睡觉,他对她突然有些必须去一下,出门前,她嘱咐小杰米代为照顾好好睡的妹妹,妈妈走后,感觉无聊的杰米开始坐在地上画画,突然,他发现客厅的角落里摆放着几瓶彩色墨水,他很好奇,忍不住打开瓶子看看,顿时,里面的色彩令他兴奋不已,他决心试着用这些墨水画一幅画。可是,画什么呢?正在他发愁的时候,他想起了还在熟睡的妹妹,于是,他开始在地板上画起了妹妹的肖像。结果,他把卧室里弄得到处都是墨水的痕迹,简直乱得不堪。当妈妈一回来,就跑到卧室来看望她的孩子们,可是一进门,眼前的凌乱就把她惊呆了,她有些恼怒,可是她刚要开口责备儿子的时候,她发现了地板上的那张画像。这幅作品还是让妈妈转怒为喜,她惊喜地说道:“啊,那是你妹妹,宝贝,你画得棒极了。”然后她弯下腰亲吻了儿子的额头。那男孩杰米·威斯特,后来成了著名的画家。他常常骄傲地说:“是母亲的亲吻使我成了画家。”

没有妈妈对孩子的赏识,就不会有杰米·威斯特后来的成就。人性中天生就有对知识的渴望。一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会有很多这样那样、有意无意的尝试,我们要做的就是鼓励和包容那些积极的行为,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探索成功的道路,换一种方式对孩子报以赞赏的微笑,多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为他呐喊加油,相信孩子会为你创造出一个奇迹!



乔一成五月初的时候又入院了。专家又一定会会诊。以病者的年纪,换肾是最佳治疗方案。兄弟几个听了说,好在我们姊妹多,也都算得上年轻,都健康,跟医生提出尽早安排检查,看哪个入换肾给大哥最合适。连着一丁、智勇都过来要求接受检查。

兄弟几个检查结果出来了。竟无一成型成功。除了七七。七七完全同意捐肾,可是乔一成坚决地拒绝。

乔七七于乔一成拒绝手术的第二天来到一成的病床前,站在那里淡淡地说:你不要再为我的肾是不是?你不要就算了,我给别人,给别人,得了钱存起来,以后送我女儿出国念书去。七七突然笑起来,笑得挺皮的:去美利坚合众国!说完微斜了眼看着乔一成。

一成恍然间好像看到,那个坐在太阳窝里,吃着廉价糖果的小东西,哗地一下就没了。

乔一成的手术进行了整整八个小时。乔家一大家子在门外足足等了八个小时。他们坐在椅子上,四美的女儿也被从学校里接了回来,小姑娘低低地唱着一首歌,走廊里回响着小姑娘细微单薄的声音。

手术很顺利。之后是漫长而艰难的恢复期。乔一成每一次朦朦胧胧醒来,便看见弟弟或妹妹坐在床边,再一睁开眼,却又换了一个人。

他听得他们低低的话说的声音。通过了没有?医生问,通气之后可以进一点流食。

要不要做好送来?不用,都是医院配好的,弄点好汤来吧。要天天漱口,轻轻地帮他翻身。

一成想,七七怎么样?声音低得如蚊子。三姨把耳朵凑到他脸上,轻轻温柔地问:大哥你说什么?

七七在你楼下的一间病房里,也已经醒了。四美在那边,表哥表嫂也在。

一成想:所谓亲兄弟热姊妹嘛,就是说,生命中有些痛苦,他们相互给予,却又相互治愈。

七七到底年轻,恢复得比一成快些。他的一个肾如今在乔一成的身体里。

一成听得七七的情况,说,我想看看他去。二强说,你现在最好不要乱动,医生讲,一个星期之后再下床吧。噢,二强又说,要跟医生说话,把你俩手腕腕放在同一个病房里,问了还可以做个伴,谁也不要挂谁。

南方听了说这可真是一个好主意,医生来查房也方便啊,我们来护理也方便。

当天下午,乔七七便被转到了乔一成的病房里。七七临手术前特地剪了头发,短得贴着头皮,更显得岁数小,一成之前并不晓得,所以歪头盯着他看了半天,忽地撞上七七的目光,七七咧开嘴笑。

兄弟两个在一间病房里,果然热闹了起来。一周过后,一个中午,一成跟七七都没有睡中觉。睡得太多,虽然身体还是有点无力,可精神上有一种温热的兴奋。

一成叫:七七。七七叫:大哥。一成终于叫:七七,多谢你。七七说:你是我亲大哥嘛。

疑惑,那人又道:“子美莫非忘记我来了?昔日集贤院中,你我共处一室,今日乾坤倒置,你我共处一室,莫非天意如此?”杜甫眯眼细视此人,竟是九品著作郎苏端。心中一阵暖流涌过,竟敢起身,却无力起身。苏端见状,已是蹙过人群,来到杜甫面前,拱手苦笑:“此处马厩一羁押我等朝廷小官,子美先保性命要紧……”苏端言未毕而泪已落。

杜甫亦不惊慌,漠然道:“杜甫,字子美,乃杜陵野老。正欲前往同谷投奔避难。”

听闻杜甫之言,胡兵存疑,夺过杜甫包裹,从中发现朝廷任命其右率府功曹参军的文书,予子来将。那将收回枪刃,翻看文书,不由大笑道:“此小吏囊中空空,穷困如斯,却得此一纸空文视若至宝,其心亦诚,实乃少见。”复持杜甫任文书细看,又道:“我乃大燕皇帝陛下大将季庭伟,亦曾闻汝诗名。昔于长安,作你三大礼赋,名动京师,何以只得小小功曹之职?”

杜甫闻季庭伟之名,忽然想起昔日于兖州之时,故友张旌曾言:其有背师天罪弟,远投安禄山帐下,为非作歹。莫非就是眼前之人?只好鄙夷道:“将军可是金刀侠客张旌之弟?”

张旌闻杜甫之言,虽面带愧色,却抑昔日于兖州之时,故友张旌曾言:其有背师天罪弟,远投安禄山帐下,为非作歹。莫非就是眼前之人?只好鄙夷道:“将军可是金刀侠客张旌之弟?”

张旌闻杜甫之言,虽面带愧色,却抑昔日于兖州之时,故友张旌曾言:其有背师天罪弟,远投安禄山帐下,为非作歹。莫非就是眼前之人?只好鄙夷道:“将军可是金刀侠客张旌之弟?”

张旌闻杜甫之言,虽面带愧色,却抑昔日于兖州之时,故友张旌曾言:其有背师天罪弟,远投安禄山帐下,为非作歹。莫非就是眼前之人?只好鄙夷道:“将军可是金刀侠客张旌之弟?”